



青田公益广告 QingTian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

垃圾分类 生活天天美



青田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宣

大猷街九号

□ 米歌 著

(上接5月31日四版)

多年以后，重提往事，两小子难为情地将脑袋埋进了裤裆。郝子侯说，多少年前的事了，多大点事呀！你们也别不好意思的了，更不必担心那玩杂耍的会来报复你们。当年玩杂耍的小子，如今都当上典狱长了，他还能记住往日的那点小仇，真的把你们的脑袋从脖子上拧下来当夜壶不成？！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拧下你们的脑袋当夜壶，这话当时是我说的，我根本不叫陈小城，我叫郝子侯，就是人们所说的耗子猴。在丽都城高井弄，误踩国民党布下的雷，被捕入狱，被判死刑，然后成功越狱，又被到处通缉的耗子猴——关于耗子猴的传说，你们也一定没少听说。我为什么还能选择丽都城立足，还敢在这里开拳馆，教猴拳，是因为眼下形势变了，我们的所有同胞都要团结起来，对付同一个敌人，那就是日本鬼子。日寇虽已撤离丽都，什么时再犯，说不准。从全国形势看，我们的同胞，仍遭受日本鬼子铁蹄践踏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抗日活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。国恨家仇，兄弟们一日都不能忘，但抗日打鬼子，光有热情不够，还要有智慧、谋略和高超的本领。日寇迟早会再来，我们要利用敌人喘息的机会，练好自己的本领，等着他们再犯，让他们有来无回，送他们上西天！

听了这番话，从裤裆里扬起脑袋的两小子，不再愁眉苦脸，呵呵傻笑着。

教猴拳的同时，郝子侯也教兄弟三人练枪法。手枪、步枪、机关枪，轮番练。手枪有泉大姐给的盒子炮，还有阿迁从小藨那里借的王八盒子。步枪与机关枪，慕容杰见过，也摸过，他凭自己的印象，做了两套木头家伙，供大伙模拟训练。

武功和枪法有了相应的长进，便感到

该搞点好的装备了。慕容杰想起老婆的娘家双溪村，那里是防御据守要隘，有国军据点，构筑了碉堡、战壕等完备的国防工事，也配有轻、重机枪等充足的武器装备。并且，平日里疏于管理，比较容易得手。

牛刀小试，团队成员间的协作，非常令人满意。

那天夜幕低垂时，兄弟四人来到双溪。村里有人嫁女，守护工事的国军，被请去喝喜酒。只有两个卫兵，没精打采在值班。

郝子侯手里玩着杂耍，向他们靠近，等到被发现，人已到他们跟前。左右开弓，两手指轻轻一点，人便僵在那里，被定格。

慕容杰有熟悉地形的优势，很快找到藏武器的场所。

阿迁出手，开门费不了多少工夫。

神驹子力气大，跑得快，其他人打掩护，到手的货，主要由他负责，抄小道转移到村外。

考虑到一路上卡口太多，尤其是带着武器进城困难，阿迁和神驹子又潜回村里，顺手牵羊，借到迎亲人家搁家门外的轿子和其他行头。

搞到的武器拆卸后，藏到轿子里。一行人打扮成专门替人迎娶新娘的轿夫，嘻嘻哈哈返回城里。进城时，他们有意选择了左渠门。

左渠门是一道冷门，平日里出入的人不多，岗哨也少，防备比较松懈。郝子侯一行从双溪回到丽都，已是午夜时分，两个哨兵，都在耷拉着脑袋打瞌睡。见有人过来，其中一人先直起身子，开始打量他们。嘴里打着呵欠。

郝子侯说着恭喜，给他们发喜糖，同时将两块银元，塞到彼此手中。哨兵一手接

过银元，用嘴一吹，又放耳边去听。手一挥，高兴放他们进城。

郝子侯把这次行动，当作一次演练，收获超出了他的预期。他们得到浙江铁工厂生产的七七式步枪四支，七七式轻机枪两挺，外加大半筐手榴弹。

最高兴的莫过于慕容杰，他喜形于色道，乖乖，总算可以用我们自己厂生产的武器，装备一回自己了。

【二十二】

行动取得预期成效，郝子侯信心更足，觉得他们该做点更有影响的事了。

天主教堂边有条黄家弄，在黄家弄的红磨坊咖啡屋，郝子侯巧遇泉大姐。

总算又找到你了。泉大姐十分高兴。

她告诉他，她曾派人去毛窠，联络他们及钟大妈一家，可惜没赶上时候。得知他们的近况及今后的打算后，她更加高兴，说，我没错过你们！

郝子侯告诉泉大姐，他们的猴拳馆已正式对外收徒，身处乱世，送孩子学武用来防身自卫的家长，不在少数。收徒的时候，也适当收点学费，可收入仍然十分有限，他们想在武馆再挂一块镖局的牌子，专门替人押运物资，为拳馆的收入，再开一条路子。

泉大姐比较委婉地跟他说，你这想法是不错，你们有押镖的能力，可大姐劝你一句，还是别挂的好。挂那种牌子，让人觉得你显摆。人在乱世，内敛些，谨慎些，错不了。

临离开，泉大姐塞给他一张小纸片，约他次日午后，到刘祠堂背花园弄2号见个人。

郝子侯如约而去。那是一处二进合院

式建筑，挂着律师事务所的牌子。进门楼，过天井，主楼中西合璧，为二层砖木结构四坡顶楼房。天井两侧有厢房，主楼之后还有后院。对上泉大姐给的接头暗号，郝子侯即被引到后院，见上他要见的人。

那人西装领带，礼帽拿手上，头发一丝不乱，说话十分严谨。郝子侯觉得他有来头，八成是泉大姐的上级。可他也称泉永清为大姐，说，鄙人姓宋，泉大姐的朋友。找你来，是有重要人员和物资要去龙泉，请你们护送。泉大姐虽不赞成他挂镖局牌子，却给他介绍了押镖单子。

宋先生直截了当，告诉了他出发的时间和地点，以及路上的注意事项。泉大姐有过交代，不该问的别问。郝子侯只用心听着，领会他的意思，记住他的要求。

这是定金，任务完成后，有加倍的酬金。宋先生把五块大洋推到他面前。

既然都是泉大姐的朋友，活我们接了，可钱不能收。大姐帮过我们太多的忙，还不晓得该怎样谢她呢！郝子侯推辞。

钱一定得收，泉大姐说过，你们也容易，刚开张——要不然，就算资助你们的开办费吧！好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这最后半句，特别像领导口气，不容置疑。郝子侯心想，没错，他的级别，定在泉大姐之上。

那天，东方天空现出鱼肚白，兄弟四人动身。为避开检查，他们在水小门旁，翻越城墙出城。郝子侯嚓嚓先上城头，放下绳索，其他人拉着绳子，一个个上。然后在城墙的那一边，拉着绳子，将之一个个放下。

不会，有小帆船朝他们过来，与他们搭讪，问，下江上，还是上江落？

郝子侯反问，人船同在江里行，你问船儿，还是问老大？

对方说，我住江之头，君住江之尾。

郝子侯说，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瓯江水。

这是根据宋人李之仪的词，《我住长江头》改编的接头暗号。对上了接头信号，郝子侯一行放心上船。

船上除了两位船工，没别的人，也看不到什么重要物资。船是专门来接他们的。需要护送的人和物资，该是没上船。

船到大港头村口，在一颗大樟树底下靠岸。附近水竹丛里，划出条一模一样的船。船老大努努嘴说，我的任务已完成，待会你们上那条船。

新上的船上，除了船工，还有两位乘客，一男一女，像是一对母子。女乘客上了年纪，梳发髻，穿碎花大襟衫，像江南农村常见的那种，既聪慧又十分内敛的村妇。男的明显年轻，个子不大，但两眼有神，目光如炬，警惕性高，像个练武之人。这对“母子”，八成就是他们要护送的人。郝子侯琢磨，相比较母亲应是重点保护对象，儿子多半也是为保护母亲而来。

重要物资又在哪？看遍甲板和船舱，除了锅碗瓢盆，柴米油盐，鞋袜衣裤，铺盖卷之类日常用品，只有两桶美孚牌洋油，和两筐柑橘。

郝子侯觉得秘密可能就在两个洋油桶里。桶里装的就是他们此行护送的重要物资。柑橘里头很难藏东西，只是作为行头罢了。有了柑橘，人便可当橘农，或者贩卖橘子的小商贩。

(未完待续)

